



排练间隙，钱后吟（右二）和同伴们会互相开开玩笑。

生活因戏而精彩

“如果时光倒流，我会选择当一名越剧演员”

钱后吟 男 36岁 公务员

上周末，甬城的天热得像个蒸笼。演出定在周六下午1点半，钱后吟冒着酷暑，早早从市区赶到鄞州云龙镇文化中心，为演出做准备。

这已不是记者第一次见到钱后吟了。几年前，在本报主办的“我是明星”选秀舞台上，他俊美的“沙漠王子”扮相，已让不少人记住了这个神似赵志刚的尹派男小生。如今，在宁波青年越剧迷中，钱后吟更像是一位“带头大哥”，他既是市文化馆群星越剧社理事，又是云龙镇乡音艺术团的“顶梁柱”，各种各样的演出邀约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。

“就拿这个周末来说，乡音艺术团要参加云龙文化中心成立展演，周六、周日两天下午都要演出，连演两场。”钱后吟掰着手指头算了算，“这不算什么，我的最高纪录是——有一次群星越剧社从上周五一直演到下一个周三，我们一群演员白天各自在单位上班，晚上聚集演出，一连演了6场。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村演出，还没结束，相隔200米的邻村人也会赶来邀请。”邀约多了，钱后吟和一帮越迷伙伴也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，“但只要观众喜欢，我们总想尽最大努力抽出时间安排演出。”

说起与越剧的缘分，钱后吟略一沉思，似乎要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样子：“直到现在，回到老家，邻居们还会说起‘他们姐弟俩三四岁就站在墙门口唱越剧了’。”钱后吟还有个曾是专业越剧演员的阿姨，所以越剧的种子自然而然种在他幼小的心田。

不过，小时候的喜欢仅仅只是喜欢而已，咿呀学语似的模仿几句，就足以获得大人們的夸奖了。越剧真正让钱后吟感到震撼，是他在杭州读大一的时候。“那次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茅威涛老师在东坡剧院上演《陆游与唐婉》，彻底颠覆了我印象中充满乡土气息的越剧形象。不仅舞台、造型、唱腔诗意唯美，音乐也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。”钱后吟忽然觉得“原来越剧还能这么演，这么唱，古老的戏曲还能和时尚相融合”，好像眼前的迷雾被拨开一道口子，豁然开朗的同时还投射出一道引人入胜的新奇的光。“自那以后，我几乎收集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所有的磁带、碟片，天天听，边听边模仿，还在学校的晚上演唱，受到学校团委老师的表扬，后来还当上了团委宣传部部长。”钱后吟说。

参加工作后，钱后吟热衷于参加各种业余戏迷大赛。2008年，他在第二届“顾锡东戏剧艺术”长三角越剧票友大赛中成为“十大名票冠军”之一，引起了宁波市戏剧家协会的注意；2011年，他又在宁波市“相约梨园”首届戏迷折子戏展演中凭借《杨乃武·姐弟牢会》拿下金奖，一时在宁波青年越剧迷中名声大噪。除了是群星越剧社的骨干，去年他还接了宁波电台戏曲栏目“梨园风景”嘉宾主持的工作，忙得他曾在自己的博客里感慨：“突然间，事情就多了起来，有点不防备。”

有人问钱后吟为什么对越剧如此痴迷，“我想让更多的

人认识和感受到越剧的魅力，喜欢上我们传统的戏曲文化。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很‘官方’？”钱后吟笑着问记者，“但我真是这么想的。我想为越剧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。”

也正是出于相同的想法，一年前，钱后吟接受了云龙乡音艺术团的邀请，担任甬剧负责人，排了三台大戏《半把剪刀》、《天要落雨娘要嫁》和《借妻》。从越剧票友“跨界”到甬剧，钱后吟坦言“从唱腔到表演都要从头学，对自己也是一次挑战。好在戏曲都是相通的，比起越剧，宁波本土的甬剧生存状况更难，戏迷的年龄层更高，能为家乡戏曲出份力，更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。”令他欣慰的是，一年后的今天，乡音艺术团的三台大戏已能上台演出，并获得了观众的认可。

都说爱戏的人内心有一份傲骨，钱后吟也不遮掩这一点。“我承认自己骨子里有一点清高和不羁，但不是高傲。我喜欢古典文学，初中时还学过工笔画。生活中我是个内敛、不刻意表达的天蝎座，即便别人在言语中冲撞了我，我也不会轻易反击，但对于看不惯的人或事，例如特别圆滑、世故的小人，我也不屑为伍。”越剧已成为钱后吟生活中的润滑剂、调色盘，“让我觉得人生充实，有价值。生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活法，我不想老了回望人生只有追逐功利。越剧还能将我生活中的不如意尽情宣泄在舞台上，就像每次演‘杨乃武’我都特别疯，是因为我把所有的不开心都倾吐给了舞台。”至于有人认为越剧“老套、落伍”，钱后吟说：“那是他们没有真正走进戏院，没有认真地看一部戏，也说明他们内心的浮躁不安，否则他们至少会改一改这样的论调。”

钱后吟很享受现在工作和唱歌两头忙的状态。但在他心里也一直有两个遗憾。一是当年在公务员和专业越剧演员的抉择中，他选择了现实的面包，“如果时光倒流，我会选择当一名越剧演员”；二是妈妈从来没有到现场看过他的演出，“因为在她的观念里，男孩子唱越剧似乎总是女里女气的，但我和她说，我所有扮演的舞台角色都很阳刚，就像舞台上的赵志刚没有人会觉得他不像个男人。”钱后吟坚持着自己的这一爱好，“下次我一定会把她带到现场，让妈妈看看我的演出！”



新闻链接

三类社团撑起宁波越迷大军

“作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剧种，越剧在宁波拥有大量的观众。宁波的越迷团队不仅数量多，状态更是十分活跃。”宁波市戏剧家协会理事钱后吟告诉记者。

据他介绍，宁波的越迷团队可分为三大类：

一是以老年大学、各社区为组织的老年戏迷团队。“据我所知，市老年大学、海曙区老年大学、江东区老年大学、江北区老年大学等全市几乎每所老年大学都开设有越剧班。社区里，老年越剧迷们或自发或有组织地举行的表演就更加数不胜数了。”钱后吟说。

二是以上班族为主的、年龄在30岁上下的青年戏迷团队。这些团队的成员普遍以80后为主，文化水平较高，因钟爱越剧艺术而聚集在一起，利用工作之余赏戏、唱戏、品戏。市文化馆群星越剧社便是其中代表。该越剧社自2005年年底成立以来，不断有青年戏迷加入其中，社员中不仅有本科生、硕士生，还有博士生。几年来，先后有5位社员在全国性业余越迷大赛中获得金奖，还有两位戏迷被专业剧团看中，从业余转向专业。

此外，还有分布在宁波各大高校中的大学生戏迷团队。在宁波大学、万里学院、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、宁波大红鹰学院、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、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等宁波高校内，也都有越剧社团。去年，群星越剧社还同万里学院的学生越迷社团在高校里合作演出了越剧《家》，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。

虽然没有做过全面统计，但据保守估计，目前全市共有业余越迷团队数百个，老三区及鄞州区约有团队150个，其中鄞州区约50个。从年龄上看，老年越迷与青年越迷比例为7：3。另外，钱后吟还告诉记者，宁波还有约20个甬剧迷的社团，大多在鄞州区。

专家分析

年轻越迷涌现和越剧的大胆改良分不开

“现在的年轻越迷真是不得了，前一段时间越剧电影《蝴蝶梦》在宁波首映，当郑国凤和王志萍一出现，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高喊、尖叫，这劲头，丝毫不亚于追任何一位娱乐明星啊！”宁波大学戏剧社指导老师王蓓莉提起这事很感慨。在高校多年，王蓓莉能深切感受到新生代敢爱、敢表现的性格特征。“现在的年轻人，尤其是90后的孩子们，他们的思潮与我们、甚至和80后都不一样。”王蓓莉说，“在他们看来，古老的戏剧才是最新潮的。对于流行音乐、商业大片，年轻人早已习以为常，反倒是很少有机会接触的越剧、话剧等，显得既神秘新奇，又唯美时尚。”

几个宁大戏剧社的学生还对王蓓莉说过这样的话，“戏曲与很多艺术都是相通的，我们不仅喜欢越剧，还喜欢文学。唱越剧不仅美，还能开阔眼界，甚至在学习和科研中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地方，有一种灵光乍现的爆发力！”这些话让王蓓莉至今难忘。

而在宁波市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王丽娟看来，越剧之所以能吸引众多年轻人，除了百岁越剧本身比京剧、昆曲更为年轻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茅威涛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越剧的大胆改良，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的“新派”越剧不再拘泥于传统越剧的条条框框。而且，在保留尹派、徐派等越剧基本唱腔的基础上，更重视表现人物的内在，也更重视舞台艺术的综合美。“无论是服装、背景，还是造型、灯光，首先让人感觉很美，抓人眼球，这和以前一桌两椅的传统越剧舞台天差地别。这样的越剧，就怕年轻人不进剧院，一进剧院就忘不了。由此可见一个剧种领军人物的影响力之大。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，它包含了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服装等，你一旦喜欢上了，就会为它的种种讲究、种种门道而赞叹、痴迷。”

此外，媒体的引导也为戏曲在年轻人中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“譬如，从央视《星光大道》走出来的李玉刚，虽然他唱的是京剧反串，但他展现的戏曲魅力一样能影响到越剧观众。”王丽娟、王蓓莉同时表示。